

△齊撫萬對奉方主張甚諒解
△但公開會議不易決定
△有人另擬折衷辦法

兩年前國人高唱廢督裁兵之聲。腦經比較清醒之督軍。遂有廢督請自隗始之通電發表。此所謂得風氣之先者也。近年來政治公開之聲浪。又與從前廢督裁兵之聲浪。後先媲美。張雨亭主張政治公開之東電。亦可謂得風氣之先者矣。但張非僅通電主張政治公開也。且有自我主張。自我實行之意。吾人就事論事。不能不贊爲近來軍閥覺悟之有進步也。張漢卿卿乃父之命來京。即係與直方大將齊撫萬籌商如何公開之方法。前日在紅羅廠與齊晤面時。所言與奉張東電內容大致相同。主張國事由全國公開解決。其如何公開方法。彼此儘可從長計議。奉方並無成見。對直方之主張護憲攝閣。亦非絕端反對。惟奉天不願單獨贊成耳。荷國人皆言應復回憲法。應由顏攝閣。奉方亦無不樂予贊成。此係替國家長治久安着想。並非乃父一人之私見。且奉對直。一切仍必合作到底云云。齊對張意。亦甚爲諒解。惟以護憲攝閣各問題。關係重大。尙非片言可決。允電漢與吳商量。候覆再議。當時並未有何決定。外傳齊因代表任務已了。擬於一二日離京返保。皆係揣測之詞也。惟奉天所主張之政治公開。解決亦不甚易。如此則會議人員之資格。會議機關之產生。皆成問題。若即就現在之京師臨時治安會爲之。恐諸元老皆自謝不敏。不克當此重任。如由各實力派遣代表充之。則誰司支配召集之責。於是有力者。恐此種長治久安之圖。不能迅速解決現時之糾紛。對於政局。擬有一折衷辦法。主張直方絕對護憲不護人。對於議員及顏惠慶。皆視同曹錕一例。俾易得各方之贊同。大局較易解決。即因國會人數不足。事實上不能開會。只任其留恢復之名。而不許其有恢復之實。一方顏閣通電攝政。另任一新總理。當即辭職。如曹錕之下野宣言一例。再由新內閣下令改選國會。此於憲法約法上。均無衝突。而直奉雙方之面子。皆說得過去。且得迅速維持此中央斷絕已久之政局。意誠美矣。但各方是否完全同意。尙不可知。不過擬定此種折衷辦法。

▲請看吳子玉捧場之原電

顏惠慶在事實上擬開。本有實現之可能。惟一談到法律。則在奉方因討伐賄選關係。得難承認此賄選議員所通過之內閣。顏氏知機。故發表冬電。聲明不能攝閣。且謂此電顏曾與孫寶琦一度商改。可見其斟酌再三也。但吳佩孚仍本向來主張之步驟。覆電促顏即日攝政。吳電原文如左。

顏總理鑒鑒。冬電奉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叛以後。一切命令。在法律上不生效力。貴總理本未卸仔肩。不過毀法者淪陷京師。合法政府。不克行政耳。今京師收復。曹大總統又已宣言倦勤。貴國務院自應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以免國本陷于危境。務請即日復政。共策治安。上衛國本。下慰民望。幸甚幸甚。特此布覆。敬乞鑒察。吳佩孚(三二)印。

吳電開首一語。即為馮叛以後。一切命令。在法律上不生效力。此點包含外交內政種種關係。非特不足以促顏上台。反遺顏以多少難題。使之望而却步。故顏接此電後。已囑左右起草覆吳一電。聲明困難情形。內容計分事實法律兩要點。關於前者。列舉財政之千孔百瘡。交通之破壞陵亂。以及軍事時代政令之無法推行等。設竟貿然再出。則犧牲一身者猶小。而貽誤國家者實大。此就事實方面言之。有不能輕于肩承者一也。關於後者。法統繼承。各方見解。不一其旨。今欲詳加研究。必須拋開人之問題。單就法字互相討論。始能得公平適當之解決。否則。衆論紛紜之下。或疑所爭者為一人之進退。勢必益陷時局於糾紛。而永無歸結之一日。此就法律方面言之。有不能不特別審慎者又其一也。以上兩點。係顏口授之意旨。電稿擬就。即可發出。故前晚齊燮元雖另接吳子玉一電。親赴顏宅勸駕。而顏仍表示謙讓也。

潘馨航之政治關係

▲聯軍中之諸葛軍師

▲關係時局之內幕人物

▲將來之登台與否

▲與本人政治地位無關

此次奉魯聯軍攻占津京。大兵數十萬。雲集畿輔。最難解決者。尤莫如軍餉問題。除奉軍有東三省後援。給養較為充足外。至若張效坤李芳長所部。則因直魯兩省。連戰戰爭。地方元氣既傷。且當軍方殷之際。籌畫尤屬不易。是以山東軍隊。不得已而有軍用票之發行。大軍既至津京。所携軍用票。不能禁其不用。於是軍民之衝突以起。解決此事。最為不易。然津京兩處軍用票流通問題。均先後解決。北京方面解決之方法。尤為圓滿。規畫兌現。商民歡躍。名曰軍票。實與現鈔無異。且聯軍諸將。由津至京。對於

▲▲聯軍中之諸葛軍師
▲關系時局之內幕人物

此大要。強以討奔爲旗幟。若不合力持久。以圖解圍。赤軍。曠日持久。待赤軍逃入蒙古。甘肅。新疆等邊。則除更屬不易。故前晚張學良奔寧元之會商。齊氏聲述與王帥意見。張氏亦頗以爲然。希望新軍從速調集前線。對於進攻之方略。亦稍交換意見。據聞奉聯直各軍以兩口險要。若果從此進攻。在軍事上殊多不便。擬對西北大軍採取包圍形勢。先由熱河大同側面進攻。並襲擊甘肅鐵路。一俟兩軍戰事得手。然後從兩口方面一致而進。以圖取得最後勝利。據兩口刻下。暫在休戰狀態。鳴鑼已回校。張之江等聞

赤軍已成釜底之魚

諸君對於此運動會，幸勿誤會。昨有電到京云：主張與吳佩孚如出一轍。○當年卻正教劉倖主之語也。該電摘錄如左。

(街路)義師討賊。既定都門。逆黨酒醒。京畿底定。此誠撥亂反正之機也。年來段買權傾。毀法賣國。一切措施。自宜根本推翻。宣告無效。惟推翻新。倘復由一般妄人。結連倒逆節孽。肆其割智。妄行創作。希圖嘗試。則是以暴易暴。必致一蹶再蹶。故為澄清大局計。應依護憲初衷。以光復舊物為宗旨。第一憲法宣佈。約法廢止。當然憲法有效。約法廢止。當然憲法有效。無從復約法之處。但憲法條文有應行修正之處。得依法修正。第二總統停職。中樞虛懸。應請顏惠慶即日復職。恢復合法國務院。依法攝行大總統之職權。第三參眾兩院。應由集會。限期制定新國會選舉法。改選衆議院。第四所有非法政府。與列強所定賣國協約協定。暨一切國務交涉。應按年來參

分賦款。自當擇尤懲辦。明正典刑。若係附和脅從。悉予自新(以示寬大)。(下略)

但在京津復留之拒退派議員。則主張恢復約法。補足黎黃陂八次任期。並反對顏惠慶攝政。昨用法治救國會名義發出多電。原文摘錄如次。

(街路)近世國家。莫不有大法以相維繫。國號共和。尤無法難以固治。約法為民國根本大法。在舊法未經完成施行以前。舉國上下。均當奉行。毋得毀棄。不幸民風成立。法統中斷者五次。然經一次毀法。即有一次大亂。法不可毀。昭昭甚明。(中略)今者合肥既實行下野。曹公亦宣布去職。中樞無主。百政廢弛。正約法恢復之秋。亦責成就職之會。願是海內賢豪。一致主張。一面敦請黎公出山補足任期。一面恢復舊國會。短期完成憲法。選舉繼任總統。此種辦法。全國心理。早已從同

可注意之孫傳芳態度

▲湘軍官仍表示擁趙
 三日漢口專電。蔣(鈞歐)部三十日佔平江。湘陸軍(生智)軍聲震。夏斗寅退潭許河。葉(開鑒)電稱唐東(一日)丑化裝赴衡。據長沙冬(二)晚外電唐(生智)在湘潭。數軍由戰。二日漢口電云。唐(生智)東(一日)午前二時半。由長沙乘汽車至湘潭。向衡山退走。葉(開鑒)軍過汨羅。吳意擬正式發表葉為湘督理。賀耀組為省長。
 漢口二日電。近日賀耀組所部到長沙後。態度不明。吳佩孚為此令劉占標及閻得口旅。從漢縣進攻常德。逼賀耀祖降附。賀率向葉開鑒輸誠。現湘軍中。除葉某外。雖一律主張聯鄂世尊。但表示欲迎趙恒惕回省主持。又電云。謝文炳部東(一日)

▲紳商迎接葉開鑒
 (午后)入長沙城。旗漢湘紳公推梅壽造日迎趙。梅東(一日)夜赴衡。賀龍軍一部陷日(一)日。由汨羅抵衡化。賀龍劉旅(或劉雲軒部)電賀龍(一)攻章卿。賀未覆。漢口三日電云。唐生智離長沙時。託日領催。治安。日艦水兵登陸。致五一紀念。弗克舉行。紳商已派代表赴岳陽葉(開鑒)救長主持。唐令所部在護湘團集營。圍抵衡。到劉劉重威等五人。乘唐走出。外訊。陳銘樞二十九日乘怡和輪抵衡。候海輪赴粵。陳和韓抵岳。先往楊司非而陳復移他處。聞陳兩有唐生智革命。陳赴粵後。湘局或見分裂云。

黎薩現身說法
▲對日本記者之表示
▲此時不再出復位
▲章太炎與彼無接洽
 日本駐津記者。曾(上星期)往訪黎元洪於其私邸。關於中國時局問題。及黎氏復位之風說。有所探詢。當蒙黎氏一答復於次。(一)現今護憲與護法。相持不下。余(黎自稱)此時不能再出復位。(二)須圖成功與否。須視其人物如何為斷。但北京尚未完全入於吳子玉之勢力範圍。且非常難員。曾經通電。反對顏氏護國。(三)現在中國。須得一空無黨派關係之人物。且其

過去成績未有可招國民厭惡者。方足以主持國政。勝任愉快。但此種人物。恐不易得。(四)余本人之抱負。以為在根本。必須引導軍閥。從政治之正軌。並使其遵從正當法律(即約法)所載之政治規定。(五)章炳麟雖曾通電擁余復位。但余與章並無接洽。章氏原為一理想主義家。彼(彼指章)意想主義行合乎平民意思之政治。即能貫徹革命之精神云云。

齊燮元席不暇暖
▲靳雲鶚請赴保定
▲奉直聯諸帥又挽留
▲前日下午訪晤顏惠慶
▲昨日上午分訪六公使
▲下午赴熊希齡宴
 齊燮元氏之代表吳子玉而來京也。其他命之重大。自不待言。故日內靳雲鶚因改編鐵益三部。及其他軍事問題。請齊赴保一行。而在京之奉直聯軍諸帥。以下中興政局。及各項軍事。俱與齊共同解決者尙多。一發機

唐生智逃往衡州

[illegible]

▲張宗昌親到場致詞

到場致詞

△票紙蓋戳事辦理完竣

孫傳芳昨就淞滬督辦職

▲蔣夢麟逃入交民巷

大聯盟。公然爲政
各候皆有。

▲建議辦法六項

。號召天下。風聲所樹。改革之工作。隨而彌厲。顧既爭

實行家。亦以該校
留居住。女

不久云。

▲吳心田已抵西安

魯兩省之歸

▲公推張效坤爲聯防

10

▲令董政國迅速前進

督衙門决不

具呈懇請恢復該衙中。該項辦法

常再辭交 總司

又致電湖北電政
通總司令任

運輸主任赫約翰積極

俾得從事耕

此不獨於

路軍人仍多

三日下午八
佩孚派士振

民無從判別。或不

則在給予仔種。俾其着手繁殖。

履之。

殺鬼伯催促非無情舉家對泣正惶悚
 足且避酒色財氣凶於兵有一於此能
 此更使氣擲杯一呼衆膽碎猜拳酒徒
 標金石齋秦漢文字隨手拓一字換取
 洞淵口鵲血紅狼籍春風誰管得先生
 弄入糟邱我何有先生從此更好色兩
 先生從此更嗜酒飲盡一石或一斗荷
 虛度先生自昔生已無束手坐待死期
 歷現傳語張君限難逃聞者相告咸色
 點鬼簿丹筆懷懷嚴秋霜陰曹此事誰
 劫速蒲圻張丁巳孟秋日十八戒期歸
 梁載羣趨踰巍巍高坐閻羅王下令傳
 呼二鬼卒人

齊寄詩訊及近況依韻奉答

賦園

寄詩修禊至公知北事幾多添不將兵戡焚猶火更
荒貴到鹽錐鈍壘中難見夫文繁紙尾未辭箝危城
風光惡無數楊花又入簾

閨秀吟（廿三）
公旦
余建業京師某大校。同室
君容一妓。名碧茵。頗能詩
好亦焉。會某假吳歸里
作詩寄之。吟成就教於余
夜入更深。九轉迴腸百感生。事
負靡簾空捲起。無人共坐看花陰。
惱人春色最難過。愛葉情根惹
很多。可憫中庭明月好。傍誰同
數指間螺。千金一刻化春宵。夢到
揚州廿四橋。情緒淒涼假意懶。
檀郎是否亦無聊。

得此存稿。錄之蓋傷學海
碧函其人。且誌天涯之鴻
碧詩云。沉沉夜色寂無喧
余寒津不涸。夢覺三更人
頻添枕畔雙雙痕。漫漫長
慣例。食以水菓月餘飯几上以供

月之難。公亦謂之。家人聞之。大父枯坐一隅。天倫之樂。分離。田宅之焚燬。不禁然。會其意。因道故事。欲以破大父之牢執。乃言平城東有王丈神者。家獨有。連田連陌。房滿街衢。王娶馬氏女。伉儷甚。後因不能御子。王爲承求。無女。願具妾。然性淫。女爲妾。頗具姿容。特寵。侍。特寵。視馬若讎仇。片言不和。面紅背裂。惡語相侵。馬初以爲其不發也。然銜之刺骨。趙趙以其情。物加陵辱。積不能忍。自是居於九泉乎。言次。以見先人於九泉乎。言次。下。王曰。何出此言。趙不答。王心醉其一。適馬由外入。甫及閤。王蹙之。撲地。避入隣家。趙笑愈甚。王詢其故。故曰。頃聞夫所施於馬者。故馬所施於妾者也。王曰。潑婦爲施於吾必殺之。趙始被譏爲笑。欲言又悲。王急詢之。始曰。異日者。馬與一惡少相狎。爲妾覺。自是屢欲除妾以潔其名。王曰。吾欲殺之。恨無藉口。趙曰。俟其穢行暴露。徐圖之。 (未完)

學 醫

治癆筆記

二室主

小女月初病身熱。喘急。脈浮而數。此表有風而裏有熱也。治宜先表後清。因月前曾熱。曾以蜂蜜治愈。仍用蜜加薑二片服之。不效。耳聾。西軍牌樓北某胡同王醫有兒科。手之稱。抱往診之。醫歸爲肺胃熱甚。外傷於風。方用茯苓。冬。滑石。生地。花粉。川貝。橘紅。生地。中尚有藥一味因王醫方用桑葉。苦梗。浙貝。蓮仁。杏仁。批把葉。牛蒡子。橘核。杭菊。甘草。二花。薄荷。地骨皮。荆芥。前胡。厚樸。鮮鹿根。服後喘略減。而熱不退。終日昏睡。未幾又見喘。余乃自視一方。桑子。杏仁。茯苓。燕麥。蘇葉。蘇葉。甘草。燕麥。服喘止熱退。不。睡。睡中咳嗽。飲食仍

不思知有溫熱。且鼻側青筋。要在中脘。乃用常膏。白朮。茯苓。等半斤。食慾銳減。精神大振。但睡中仍咳嗽。又以刺三錢。杏仁。胡黃連。半夏。厚樸。桑白子。薄荷。連翹。二劑痊愈。內子亦病癒。日夜不休。夜甚。診其脈。肝腎虧弱。虛火上炎。因用黃柏。丹皮。橘紅。桂圓。一劑咳嗽略止。再劑痊愈。

談
楊玉娣
秋心

嗟乎。天下豈有真理乎。金錢耳。有金錢則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反之而哀號呻吟。以受制於富家之子。含冤莫伸。經死矣。惜。斯所為悲。幸有紀梅然猶未。有如紅氍紅室主之言曰。不有楊翁。先世臨川產。爾某。以游宦至此。賁資喪耗。淪落不得歸。遂留寓焉。為翁益奇者。炊煙常不繼。妻薛氏。亦故家女。生子女各一。子出外為商。女名玉娣。年方及瓜。雙眸剪水。丰度天然。雖粉白黛綠者。弗克與爭美也。里之才子咸慕之。翁既貧。一家數口。嗷嗷待哺。遂藉玉娣為偶。設博局於家。漁其什一。以果口腹。隣有鮑氏子者。素無賴。少年輕佻。淫女美而無自進。至是亦來為家。藉博為名。與女通殷勤。鮑子年弱冠。好修飾。貌頗翩翩。呼盧喝雉間。藉眼波遞情。玉娣遂為所惑。翁防閑甚嚴。但許目所感。未能真個鴛鴦。鮑固愁如窮急。於是斗粟尺布。時加周急。凡翁有所需。無不立應。翁塔之意。視如骨肉。且密語。翁亦姑作癡。勿加開問。逾半載。玉娣之腹。已便便如五石瓠。翁雖貧。家世故清白。親狀大悔。恨誠。一旦誕此禍水。醜態中。翁垂老之身。何能視然。而面。以與鄰里相周旋。不

得已。諸謀求策。意在獲錢。時鄰有某巨室。豐財而乏嗣。趨焉物色佳釵。以充子陳。趨乃舉此佳釵。遂許以五百金為壽。翁喜。歸婦。婦亦喜。即日舉。懷金返。然然嬰兒也。相對而驚。初翁之貨女也。不與翁知。及鮑翁家。數日不見女。頗疑。詢翁。翁笑曰。其詳。久之。信知為翁所賣。大怒。俟翁出。將痛杖之。以洩憤。一日值於茶肆。適實以負約。怒欲相金。經途人排解。諭翁出五十金償。俾釋前嫌。鮑雖諾之。恨恨反室。見翁臥以呻。解縛撫之。如捉冰雪。蓋氣絕久矣。鮑痛金亡。又傷人逆。徘徊瞻顧。然以入抱美人。為他人所慕。中心悻悻。未幾。即已既返。途遇其友周某。周亦無賴。為鮑莫逆交。鮑為述翁負婚狀。周亦代抱不平。電代報復。翌晨。遂糾無賴數輩。直入翁家。翁妻薛氏。方在厨下治早餐。衆縛之。置鮑下割衣塞其口。排闥入臥室。翁猶高枕酣眠。僕縛之。詰以餘金所在。在翁囊大呼相抗。衆怒。以繩鎖其喉。使不得聲。搜索牀下。得對。餘金俱在。相與譁然。挾去。薛之轉固不堅。時已自脫。勉追尋。冀鄰人聞聲。然時甚早。僻巷無行人。哭呼移時。卒無應者。而鮑等已遠。鮑哀怨。伸。亦以四練自縊床畔。日既午。隣以聞其無人。開扉視之。頹然兩老。已携手作夜臺長眠人。審其狀。知係被盜。急促其子歸。一面訴縣追緝兒。而為飛冥冥。詰難離。子返。察知前情。以父母之無故。且痛責之。女得移書述慘狀。悔悔交。念父母劬勞。報。遂遣慘。罪。百身莫贖。請於主人。願一省親。以盡子職。主人嚴。不之許。清夜追思。悲痛益不自已。越日。遂亦

長篇
小說
明珠緣
第五回 遊廟會芳芬逢藍女 授錦囊寶訓過師兄
(七十二)

裏感嘆不已。當下走進內院。對家裏人說了一番。都嘆息不半夜。第二天一清早。便挑行李到江岸來。沒多一會。季芳午時起。開船前行。季南二人本來無甚急事。沿途貪看江景。就命船夫停泊。上岸遊覽。因此耽擱兩月有餘。纔到蘇州。上流。順流下一隻大船。其快如飛。到了碼頭。截然而住。都紛紛說。這一定是神舟。季芳芬遙遙看去。那船好生眼邊泊去。逼近一看。驚喜異常。便大聲嚷起來。招呼南達新。下回自有分解。

熊鳳凰八字之我觀
●天外史

比 庚午 官 初五甲申
傷 癸未財 貴人 十五乙酉
日 元庚申 食祿 二五丙戌
官 丁亥 食 三五丁亥
才 五五己丑
胎元辛亥 六五庚寅
命安亥宮 小限卯垣

熊鳳凰八字。雖前經黃葉村人養浩歷主二君評過。因錯時運乙干所誤。未能發明真相。予不妨妄參末議。非辨也。當可見證。此證係雜氣正官格。庚金坐申專祿。生未月大暑日。己印正旺。扶強日主。丁火餘氣少未衰。官遠於時。理應取用。古歌云。雜氣從來自不純。可謂身官兩停。夫何妄傷祿干。歷伏月支。適值二陰。水為進氣。固足生財。未作官星病神。妙在一派運程。木火蓋頭以助官。戊己排干以制傷。藥到病除。財祿相隨。比重財輕。全賴丁官制比存財。豈能含官而不相乎。又據妙選云。庚午土金見丁亥時。為超凡入聖格。未坤陽坤為地。亥屬乾為天。正合天關地軸柱元萬壽詩書之說。故文名藉甚。庚午見申。祿馬同宮。見未為貴人。綜斯數格。富貴無疑。前運名佳。事蹟人所共知。毋庸贅述。惟國五行成局。合癸傷化火。任按席而榮祿度支。權勢赫奕。即用官之明驗。予運會庚申。半結偏局。既越丁官。更滯庚氣。災悔自至。五五交現行已運。尅制受傷。放起丁官。無任不宜。但今年丙寅。不獨天劫地冲。兼之官殺混雜。諸事失利。雖無貶益。而乙財被火盜氣。妻運恐仍病弱。明年壬申。財官俱旺。始東山復出時氣。並運忽旺。庫墓不忌。貴人之鄉。化凶為兆吉。六五丁庚比。老忌旺運。且三庚生癸。尅去用神。皆大不祥。竊恐不待寅運冲申。即醒黃梁大夢矣。

仰藥苑。嗟乎。白璧無瑕。懷璧其罪。翁無玉女。何致喪生。然苟稍能自活。則姪姪玉錦。固不任鮑氏子之欺負也。甚矣。金錢之萬惡也。

衛生
(續) 中

食物常識

且近來地球上人類生殖日繁。地面上所產食物。幾有供不應求之患。以致食物價賤貴。生活日艱。而其間美味之食品如肉類等。尤非貧苦之人所能常得。故少食與粗食不但對於個人可以長生不老。即於國家財力上。亦能節省大。過後纔想起是重寶爾。心置。晚間收拾行李。忙亂了分也來了。便打發行李下船。船行甚遲。一遇熱鬧所在。一天船剛要攔岸。忽看見沿岸看熱鬧的人。擁塞不堪。便吩咐舟子往那大船傍一同來看。要知果是何事。(第五回完)

[illegible]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book cover or endpaper, with a lighter, possibly metallic or reflective, strip along the top edge. The texture is grainy and uneven, with some small dark spots visible. The lighting is somewhat uneven, with the top strip being brighter than the rest of the page.